与吴爷爷相聚的日子

“江南故事大王”吴文昶老先生过世已经 7 周年了，回想着与他相聚的日子，犹如昨日历历在目。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，那慈祥和善的笑容影响着我为人与处世，也激励着我在故事的领域里不断地探索。

我是因为丰国需老师才认识吴文昶爷爷的。二十五年前，初中仅念了一年的我为谋生计，四处漂泊打工，有时找不到活干，就回老家干农活。直到我二十岁时的 9 月，因实在找不到活儿，农活又比较闲，没事我到乡文化站借书。恰巧，县文化馆搞故事创作培训，每个乡镇都要派人参加，乡文化站实在找不出人选，见我闲人一个，便让我去应付应付。因为白吃了县文化馆的一顿饭，我觉得不好意思，回家后抓耳挠腮了好几天，总算憋出了一个千把字的小故事，寄给了他们。后来，文化馆又将这则小故事交到了丰国需老师的手上。也难为了丰老师，这则 10 个字有 4 个是错别字的故事经丰老师修改后，面目全非地刊登在了内部刊物《钱塘故事报》上。也就是那则故事，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，此后我每天晚上都伏案瞎写，并寄给丰老师修改。那时节，丰老师刚拜吴文昶爷爷为师，深研故事创作技巧，他俩每月都要聚会，丰老师告诉了我聚会时间，我便每次都赶去聆听。

对于我的造访，吴爷爷显得很高兴，特地在自己的故事集上写了“故事让我们走到了一起，不为名利，只为兴趣”这句话送给了我。这句话亦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铭，这些年来我写故事讲故事，从来没计较过个人的得失。

吴爷爷知道我书念得少，写作功底差，他让我不要急于动笔，有故事框架的时候，先讲给别人听，讲多了，故事也就成熟了，这样动笔把握也就大了。在我后来的故事创作当中，我都采用了先讲的方式，作品也发表了不少。

吴爷爷讲故事的感染力是不言而喻的，平时讲话亦风趣可人。比如我讲一个人冬天撒尿时，会感到下身很冷，吴爷爷就笑着纠正说：“那不叫冷，那叫凉飕飕凉飕飕。”再比如他将小偷偷东西说成是“拿”东西等等。这些故事语言，在现实生活中被吴爷爷讲得活灵活现，令人捧腹而又回味无穷。

我认识吴爷爷时，他已年逾七旬，虽年事已高，却童心未泯。我叫他一声爷爷，他会很高心地重重应一声“哎！”，然后就盯着我露出笑脸儿。有一次我和他还有丰老师一起在塘栖开故事会，吃饭要坐车到另一个地方。吴爷爷不知怎么回事，在轿车门前不知所措地站着，见我走近时，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，大喊一声：“好孙子，快给爷爷开门。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愣在那儿，吴爷爷赶紧重复一遍：“帮爷爷开一下车门，爷爷打不开轿车的门。”这一下，将我和驾驶员逗得差点笑喷了气。

别看吴爷爷讲话风趣童心未泯，其实，他对我个人的生活十分关心。当他得知我靠打工维持生计时，在丰老师家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：“孩子，人活着是要吃饭的，就是打工，也得打出个样子来，讲故事写故事暂时还不能养活你，可千万别因为讲故事而耽误了吃饭的工作呀！”后来我到天荒坪电厂工作，因为是话务员，打电话特别方便。好几次抽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，他接电话，听到我的声音就说：“是小革吗？现在工作还好吧？”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，他总是会高兴地补一句：“温饱问题解决了，就抽空写写故事，可别荒废了。”我自不敢淡忘他老人家的教诲，在天荒坪电厂的 7 年时间里，写了近二十万字的作品发表于

各报纸杂志。

在余杭，受到吴爷爷指点的故事作家有很多，每次开会，总有人提到他的好，吴爷爷的影子亦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。眼下，与吴爷爷的合影已经发黄，他送给我的书亦已经让我翻得花了边，但他的身影依然是那么的清晰。我相信，天堂的故事讲坛上，依然响着吴爷爷那幽默风趣的声音。

（完）